

# 穷读书与富读书

此文的“穷”与“富”，绝非通常所说的家境困窘与优渥，而是狭隘的，特指是否买得起书。

我读书地地道道发轫于穷读书。小学伊始，家境困难，买不起课外书，我便到处借书看。我家有一本字典，那是一本四角号码查字法的老字典。没借到课外书时，我整天翻看这本字典；由此不仅认识了许多生字、生词，还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。这本老字典成为我中小学时期离不开的挚友和老师。

上中学时，家庭经济状况逐步好转，攒三四个月零花钱也能买一本心仪的书了。新买的书，我一周内总要看两三遍。那神情笃定、心无旁骛的劲头儿，恨不得把整本书一字不差地吃进去。到最后，书的内容能说个八九不离十，有些经典段



落几乎能背诵。

自己买的“宝贝书”很珍惜，但我绝不小气，我会借给其他同学看，而且会优先借给买不起书的同学看——但有个严苛条件：还书不得超过约定时间，读书时用书签，不许折角、不允许手指黏唾沫翻书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是我中

学时期“看书至上”的年代，亦属于“疯狂穷读书时代”。上、中、下三集的书，一天看一集，整天抱着书，比当下看手机的低头族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上学时，课前看、课间休息看、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。回到家，放下书包，更是争分夺秒地看、整宿地看，手不释卷，乐此不疲。

1969年至1974年，我在部队服役。马列的著作全都可在部队借阅，部队里此类书非常多。由于本人是借阅“大户”，故能享受诸多优惠，比如能多借晚还等。感谢部队“大学校”，使我如鱼得水，读到那么多马列主义原著，我从中受益匪浅。

1974年3月复员后，我属于“半穷读书状态”，即买得起书，却没地方放置书，一时间，极为纠结、尴尬。原来多用柜上

半部分放置成套的书和写作工具书，有了孩子后，便成为儿童专用柜，挤兑得书只得“下榻”床下。此时，我看书以借阅图书馆的书为主。

2000年，我从穷读书、半穷读书到富读书，有了质的转变。由于居住条件改善，书有了安身立命之所——书柜、书房。于是，我逛书摊、书市，进新华书店、图书大厦，只要相中的书，只管大包小包地往家拎。

2004年退休以后，书柜中此前无暇看的书，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惬意阅读了，真可谓志得意满。

无论穷读书还是富读书，唯有多读书、读好书，我们才有可能变成精神层面的“富翁”。时代脚步匆忙，留住一瓣心香。

郭大光/文

## 我与手机

最近，呆笨的我跟手机较上劲儿了：正安安静静地走路，一不小心竟撞了手机里的“摇一摇”，手忙脚乱地赶紧关闭；本来是点击朋友圈翻看记录，结果牛头不对马嘴的直播就莫名其妙地被激活了，声音响亮而刺耳……

我是个简单的人，手机的功能只是接打电话、收发短信，关注一下微信工作群，其他功能于我就是干扰。于是，我想统统卸载，我的手机我做主。结果

竟发现无法卸载，气得我恨不得摔了手机。

“视频号”“直播”“摇一摇”“看一看”“搜一搜”“购物”“游戏”……我从来不用，却影响着我手机使用的便利度。好比我只是想乘车去个地方办个事，一上车，却给了我种种眼花缭乱的服务选择，这不是扰人神思吗？

一天，我向小友艳芬唠叨这件事。她乐了，跟我说：“点开微信‘我’，有个‘设置’，点开，

有个‘通用’，再点开，有个‘发现页管理’，不想看见什么就直接关闭。”我立马按此操作，果然手机干净了，安静了。没了手机里乱七八糟的项目来纠缠，我整个人顿感神清气爽。

我与手机的较量，就是一个呆笨的人面对高科技的绝望，好在有善意者指点；就是一个简单的人遇到复杂状况时的无措，好在能借用他人的智慧改变现状。

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总会



遇到一时半会儿无法解决的难题，也总有人妙语一句就能化解。没有玲珑心不怕，只要别塞住善听的耳朵就行，且莫在较劲儿中败坏心情。

张亚凌/文

## 忙年

一进腊月，母亲便开始忙年，主要是忙过年时的吃食：蒸年糕、炒糙米制米糖、切薯片晒薯条、炸圆子麻花、包粽子……做吃食的过程，非常辛苦。年糕要一笼笼地蒸，米面要一箱箱地焖，糙米要一锅锅地炒，薯片要一刀刀地切，圆子麻花要一个个地揉扭，粽子要一个个地包……量越大，耗费的时间越久，人越累。

虽然忙年很累，但母亲的心情是愉悦的。当亲戚朋友过年来家里做客时，端上自家做的吃食，既是待客之道，也是展示手艺的机会。尤其是在得到称赞和好评时，母亲更是心花怒放。

每年春节，母亲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十多个侄儿一起来给她拜年，她会把所有自制的吃食端出来让侄儿们吃个够。他们都很喜欢吃，其中有几个人嘴巴特别甜：“小姑做的吃食样样都好吃。”“比我母亲做得好吃多了。”母亲听后甭提多高兴了，侄儿们离开时，她一定会给每个人打包一些吃食带走。

除了侄儿们，我们兄弟姐妹也喜欢吃她做的吃食，这是母亲忙年的又一大动力。她同所有的乡村母亲一样，年年腊月都要忙年，不知疲倦。

忙年是一种热爱生活的美好仪式，忙的是团聚、是亲情。 立新/文

## 如粥温柔

年少时不懂粥的好。家乡的饮食习惯是早晚的饭桌上都有一碗粥，所以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情形：小孩子把馒头吃了，菜吃了，单剩下一碗寡淡的粥，就迫不及待跑出去玩，母亲端着那碗粥在后面追着孩子喝下去。

每当一位亲戚说起粥如何如何好，我就会在心里吐槽：“让你天天喝，看你烦不烦。”有一次，我竟没忍住，把这话说了出来。亲戚一愣，随即哈哈笑了。一旁的母亲也笑了，说：“小孩子哪里懂粥的好，长大就知道了。”亲戚说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。外面的世界再好，也不如家里的粗茶淡饭香甜。”

后来在外读书工作，回家的时候少了，在家的时间更短暂。母亲总会在我回家前早早准备好我从前爱吃的食物，但不知怎的，我心里念的却是母亲

煮的粥。读了木心在《少年朝食》中写的“豆干末子拌马兰头，莹白的暖暖香粳米粥，没有比粥更温柔的了”，才恍然所悟，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，思念的也是这粥的温柔啊！

自小不爱喝粥的我，成家后竟也开始煮起粥来。天长日久的岁月，粥成了餐桌上长情的陪伴。越往岁月深处走，越觉得粥的可亲。有时候生活里遇到不开心的事，我会默默地走进厨房，简简单单地煮一锅粥，清清静静地看着一粒粒米在沸腾的水中开花，慢慢地融入水中，一点点地走向柔和、温润。这时候，失意与伤心似乎也融解了。

煮粥的过程，很像人在修心。在生活里修炼，那些棱角一点点被生活磨平，与生活慢慢和解，不执拗，不纠结，与岁月温柔相待。 耿艳菊/文

